

全華叢書

印



王忠文公集卷二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眾矣未易悉數也始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

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
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
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閎肆而
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
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
傅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
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爲善於馳騁者焉然
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
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

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
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源
論者以爲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爲最盛
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
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
呼尙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
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焉者尙足謂之文
乎吾友宋君景濂蚤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
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

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爲文富而不
侈覈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
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其文以觀其學
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
矣景濂旣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
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禕辱有同門之雅間出
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禕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
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
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嗚呼

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送鄭士亨序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才富昌而爲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及如奔湍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能禦也其自見者旣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寘君之于我厚矣竊願有以質於君夫文者

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
駕而爲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然徒恃乎才驅氣
駕則歲慆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
時而躓矣蓋才命于氣氣稟于志志立于學者也孔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我學不厭所謂立志于學
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
稟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
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躓然者未之有也抑聖賢之基
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文者聖賢

不得已而託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述七篇之作出於歷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而著書當其歷聘而未老也固蘄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用而後託之於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爲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小之不思爲天下國家之用汲汲焉鰓鰓焉徒因其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爲務雕刻藻績以盜名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末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不

爲君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也道所聞以質于君者幸君之輔我使底于成也士亨謂予今茲別去當入山益深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爲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別其能不自愧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朱左司集序

厲志先生朱公集若干卷禕與公之曾孫烈旣訂定而編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十六年進士厯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

尉饒州司理參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
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
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
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拒之曰舉
牘可以勢取耶宦官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公
以謂優異內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
惜名器必由于公論於事爲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
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眾
莫敢引決公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

籍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天子拜佛以禱公沮之曰稽首號泥佛常人不屑爲顧欲天子爲之乎時議括兩淮之浮鹽公以爲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闕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公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公遂斥去矣郭右史磊卿正士也聞而歎曰嗟乎朱左司亦遭煩言世道猶可爲乎因憤而死公旣斥得予祠秩滿考知

衢吉二州皆旋予祠祿除知台州以憂不赴暨服除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公切復或告公有可
以回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耳於是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禕幼時從長老得
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竊嚮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
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訐盜名者可同日語也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旣又
從四明絜齋袁公燮遊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象

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是以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蘊賚志以死旣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于後世不亦可悲也夫故禱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浦陽文藝錄敘

歷代史家於凡文籍旣刪其要而備著之爲志曰藝文而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爲傳曰文藝志以著其人之文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文之名自傳之所列特敘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者

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難於具載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家間嘗卽其人之傳而附錄其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者于郡邑之間取古今人之文而錄之使其人特是以不朽豈非史家之遺意乎此宋君景濂于浦陽之文哀集柬選而文藝錄所爲作也浦陽于婺雖小邑而山川清峻名人間生其文往往緯俗經邦有關於世教景濂總古今得若干首爲內篇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浦陽而作足爲其鄉士之黼黻者復得若干首爲外

篇通內外篇爲書八卷曰文藝錄者合其人與文而稱之也嗟乎景濂於此非其有取於史家之遺意乎然予聞之歐陽子之論以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嗟乎言語文章誠有不可恃者矣豈其所以傳與不傳要亦有幸不幸歟苟其不幸雖聖人之經且或厄焉而况後世之所著述其散亡磨滅也固宜使其幸也郢書燕說猶傳于世况于作者之文乎今景濂之所錄片言半

簡之僅傳者其人輒將恃之以不朽可謂幸矣而謂文章雖麗言語雖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爲果不可恃可乎抑徒其人之幸而所不可恃者因爲其不朽歟雖然彼其道德之修於身功業之施于當世則所不朽者固在彼而不在此矣故予爲之序以道景濂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以表其述作之意若哀集之博東選之精茲不詳論云

河朔訪古記序

河朔訪古記二卷合魯君易之所纂予爲之序曰合

魯實葛邏祿本西域名國而易之之先由南陽遷浙
東已三世易之少力學工爲文辭旣壯肆志遠游乃
絕淮入潁經陳蔡以抵南陽由南陽浮臨汝而西至
于雒陽由雒陽過龍門還許昌而至于大梁歷鄭衛
趙魏中山之郊而北達于幽燕於是大河南北古今
帝王之都邑足跡幾徧凡河山城郭宮室塔廟陵墓
殘碣斷碑故基遺跡所至必低徊訪問或按諸圖牒
或訊諸父老攷其盛衰興廢之故而見之於紀載至
于撫時觸物悲喜感慨之意則一皆形之於詠歌旣

乃哀其所紀載及咏歌之什以成此書夫古之言地理者有圖必有志圖以著山川形勢所在而志則以驗言語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古之言詩者有雅頌復有風雅頌以道政事美盛德而風則以驗風俗政治之得失故成周之制職方氏既掌天下之圖而邦國四方之志則小史外史實領之太師既掌六詩而列國之風則觀風之使實采之所以然者蓋志之所見王道存焉風之所形王化繫焉故設以官守達諸朝廷所以考一代之政教豈徒取爲虛文也哉然則易

之此書其所紀載猶古之志其所咏歌猶古之風歟
惜乎今日小史外史之職闕而觀風之使不行此書
不得達於朝廷之上以備纂錄廣而傳之徒以資學
士大夫之汎覽而已抑予聞之古之志領之固有其
職古之風采之固有其官而其爲之者類皆博聞多
識懷道秉德之士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然則學士大夫觀乎此書其亦可以知吾易之之
爲人矣易之名迺賢其北遊歲月具見篇中茲不著

列國朝名臣傳序

古者作史之體大要有二曰實錄曰正史是已實錄之體倣乎編年而臣僚之得立傳者其傳皆係乎月日薨卒之下及爲正史然後紀表志傳門雖品別而傳又分名定目各以類相從也然傳之在實錄者不過具其行能勞烈之始末而正始之傳加以論贊之辭者實錄修于當時正史撰于後代且其體有不同故也國朝沿襲舊制其修累聖實錄咸有常憲而名臣之當附傳其間者久猶闕如蓋自大德丙午迄今至正戊子屢詔史臣纂修以補實錄之闕亦旣具有

成編矣而金匱所藏人無由窺之遠方下士於聖朝
盛事先後本末賢相良將之功績鉅儒循吏之德業
鏗錡炳煥可以震耀于無窮者皆莫及知在天厯中
史臣蘇天爵嘗攜摭名臣家傳碑誌以爲書謂之名
臣事略然以國朝人物之眾盛而與其列者僅四十
七人則其未及搜訪甄錄者固多也禕不揣不才因
仍四十七人者復博求于世臣之家又得七十三人
人各爲傳而贅以論贊名曰國朝各臣列傳總百有
二十輒用正史之體倣宋東都事略而爲之其文雖

不能馳騁而辭則質其事雖不能該博而實則真于一代之人物可槩見矣其於妄作之誅固所不免然傳之同志非唯可以廣見聞其間一二有可取者他日上諸朝廷未必不足以備史臣之採擇云

送金華尹徐君序

婺之屬縣六十年以來爲令而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於義烏得一人曰臨江周自強字剛善於武義得一人曰天台許廣大字具瞻周君治民一以惠慈務阜其財而綏安之民之愛之不啻如父母生爲

立祠旣去且久猶思之不忘許君之治濟以剛果爲
民興利除害政績殊異嘗攝金華令武義之民訴於
大府曰吾願還吾許君金華之民亦訴曰幸勿奪吾
許君也二君之得民如此不問可知爲循良之吏矣
繼二君之踵者于金華得一人則今平陽徐君允益
友直其字者也蓋婺爲郡治金華而今復爲浙東憲
司所治政務繁劇號稱難爲徵需所集沮而不辦則
取怒於上官一切奉承之民將不勝其敝矣君材周
而用裕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之幽隱罔不通達上

有需斂必其所尤急者乃爲之辦而能使不至於病
民民有來輸物以供上之橫斂者輒瞑目歎曰吾不
忍見也由是悉感其誠意而樂爲之役他惠政及民
者甚眾仁心仁聞藹然著聞邦之人士咸以謂周許
二君之後善爲令者無如徐君矣嗟乎守令之于民
近且重易知也天子大臣所以選任之者固甚勤也
選任之旣勤復命奉法之令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
其不任職者往往輒罷去而日者又詔廷臣各舉所
知以應選舉當其選與不中選者定爲賞罰各有差

又郡縣上下則使遵督攝之法以相激勸是天子大臣憂閔斯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也而歷年于茲勤於求而應之者愈乏密於法而遵之者益慢令之足稱者卒未之多見也故雖以婺之六縣更六十年之久爲令者亡慮二十餘人而以吾所得者僅此三人令難其材固如是哉然而周君許君之終更也朝廷知其材皆長于治民周君雖已陞五品階而猶選之令金溪公卿薦許君可任館閣而復選之爲鄞令豈以令之材難其人故歟今徐君之滿考也廷

臣持銓衡行省者乃除鎮撫于漕府豈徒計其品秩不知材之所長何如也予因金華失良令爲其民惜且怪持銓衡者不能盡人之所長遂道予所常論者序以送之以告于上之人并勉天下之凡爲令者焉

夏小正集解序

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爲之註或曰盧辨註謂爲鄭氏非也潁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爲訓

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
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
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
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
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
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及答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
時以冠月其有取于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
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

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自信不可不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

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厯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厯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厯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

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旣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詵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尙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

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
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卽甌縣順帝所更名則其
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
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
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武
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
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
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
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

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
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
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
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
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
造于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
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
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
注多疎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

本往往失于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懸互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于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

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
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
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
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夥搜渠訪瀆靡或
漏遺總其槩而覽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
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
歟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
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
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

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
其要者矣

章氏族譜序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
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於建之浦
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婺之永康者亦
本於浦城與龍泉爲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
宋時每間歲或數年輒爲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
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

稱詳備然皆荐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爲自懼乃因本
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探裒集而
次第之著爲是書本支原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
爲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
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
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于春秋諸侯卿
大夫名號統系左邱明以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胙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諡爲族邑亦如
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

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
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
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
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宋何承天作姓苑復以
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何姓纂路敬淳姓
略柳沖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
學者自王學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
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尙論氏族此聖人所
以維持天下別昏姻辨族類厚風族扶世教大宗小

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旣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鯁鯁焉推念本始而究心于譜牒迄能以亡而爲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于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異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富貴之故乎章氏在異時常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

宏才粹德嚮用于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贈丹徒令呂君序

呂君敬夫由中書掾出爲丹徒令或有言者曰呂君醇厚恭謹之士也若之何而爲令耶今之爲令者必其智足以籠民威足以箝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智以籠民近乎詐非恭謹者之所習威以箝民近乎猛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爲令耶予爲之言曰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無不同夫民之情未有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

長民者非得醇厚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厚有以使民勝殘去殺而樂其生恭謹有以使民敦禮興讓而易其俗德以本之善以刑之與民同其好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謹之士固所以長民者也古之長民者何莫不然顧獨不可有爲於今世耶抑爲令於今世者亦誠難也古之取民井田什一而已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也粟米力役之征蓋無藝也取之以非所產役之以非所能民力且已竭矣民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徒以催科期會爲急務

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箝之以威以讐
之使不得怨嗟而民情益以蹙矣亦豈從政者所樂
爲哉詘於勢故也故曰爲令於今日者亦誠難也雖
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苟崇德而聳善使民得
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且將尊君親上而樂於效
死矣征徭之重云乎哉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
平易之政非醇厚恭謹之士而孰爲之也厥今在上
之人知人惟明用人惟允敬夫素以文學名今特用
爲丹徒者豈不以從政而尙威智武夫俗吏之所爲

故擇醇厚恭謹之士如吾敬夫者嘗試之以爲之兆
耶嗚呼是殆未易與世俗道也徐君炳文與敬夫爲
僚友於其行屬予爲言書諸簡以贈敬夫予惟敬夫
儒者也儒者之用不著於世久矣故因或者之言而
推論之蓋望吾敬夫之益勉之也丹徒隸鎮江鎮江
守曰楊君亦儒者予所友也敬夫往以予言質之其
必以爲不佞矣夫

孝經集說序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

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
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
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尙書於
壁中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
獻孔安國爲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
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
定鄭眾馬融鄭元皆爲之註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
列於學宮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
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

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元宗自爲之註用十八章爲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爲之疏者元行沖也至宋邢昺爲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爲古文指解謂始皇三十四年始燔書距漢興

僅七年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
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厯世疎遠轉
相傳受者不侔且孝經與尙書同出孔壁世知尙書
之真而疑孝經之異何也迨朱徽公爲刊誤亦復多
從古文以古文七章今文六章已前合而爲經刪子
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五十七字以餘章爲
傳刪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
字凡其章之次第文之異同皆用古文爲據謂經一
章者孔子統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蓋一

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之其傳十四章則或者雜引傳
記以釋經文者也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爲隋時所
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
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
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之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
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元等以
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古文出稍
後而安國之傳旣亡劉炫之本又以爲非眞至宋二
三大儒始加尊信而其書以顯豈其顯晦各繫于時

之好尙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古文今文及刊誤三書雖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者議彙次其先後且刪漢唐宋諸家訓註附于古文之下刻本以行於是孝經之爲書本末具矣嗚呼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于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於爲孝曷有閒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學必以孝經爲先則以聖言雖眾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贈吳生序

金谿吳生禴來金陵客其外兄周君所數辱從予遊見其質粹而氣和秉操執誼不諧於流俗而辭章溫潤亦可喜於是知其可與進于學者因其歸也爲之言曰君子之於學豈苟焉而已哉固將有諸已焉耳夫道非遠人者也以道爲遠而自難於求之則道與人且相離烏能以有諸已乎是故畫於易道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者大抵爲言明白而坦夷天所以命於人人

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傳心其爲道
悉載焉人皆可得而求之也猶之風雨霜露日星山
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妙極乎仁義之奧陰陽之賾
而不外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而至於位天地育萬
物而不出乎日用飲食宮庭屋漏之無媿若殊而實
一若遠而實近非若異端小道之空言而無實也故
爲學者博采而泛覽窮究而精討旣知其故矣必反
觀約取而深體篤踐焉然後道在我而可以有諸已
夫苟有諸已也則其見於事爲顧何施而不可君子

爲學之大要復有過於是者乎自夫秦漢而下師異
指殊斯理之不明久矣至近世大儒始有以倡其說
載諸方冊旣明且備而學者類皆習而不察行而不
著凌高履虛者旣失之太過承卑襲陋者又失於不
及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焉惟生之尊父明
善先生博學篤行之君子也家庭之所訓教其必及
於是乎故余於生不敢徒以言語相諛說而舉夙昔
所嘗聞者以爲告生歸以質之先生苟以爲然則繼
今以往其益勉強而有事毋怠焉以自恕也毋矜焉

以自畫也日進月益思必有諸已而後已若夫記誦以爲功纂綴以爲能誇博銜奇而務以出入乎口耳文字之間者此固世俗之所謂學非吾之所望於生者也

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爲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殖深固視漢儒之顯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

主於修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
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
然爲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
雖其逕庭有若異嚮然要皆聖賢之爲道其趨一而
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
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游者眾矣而以里中子受業
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爲經則推本于文
正修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
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

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於伯柔不異聆緒論揖
聲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邁
而篤于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于流俗遭世多故益
能韜晦不苟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
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
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二
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
其望於伯柔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
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纘

而承之不其在於人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於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於簿書期會此胡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于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爲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丙午歲余爲伯柔先生製此序今四年矣伯柔今得謝西歸而舊藁已軼因重書以贈之然則世之論伯柔者果有出於此者乎

楊季子詩序

故贈太常禮儀院判官楊君季子詩集三卷其友塗
穎屬予序季子楊氏諱鑄其字季子豫章人也楊氏
在其鄉世以文學稱至季子之兄諱鎰字顯民益以
所學自名其家而尤長于詩其詩淳厚典則浸淫于
漢魏視唐宋不多讓也然韞道蓄德不屑爲世用竟
以終其身季子承家學之懿所爲詩視顯民體裁風
致若出二律至於冲邃幽靚之思往往能道人之所
不能言則蓋有不相蹈襲者矣用是與其兄齊名至
正初季子遊京師朝廷方修三史用薦者以布衣入

史館爲校勘史事畢調唐元衛教授出爲德慶路知
事尋由廣東帥府都事入爲中書檢校官於是天下
已多故朝廷遣名臣經略江南得承制行事季子辟
從事以行至閩中遽以疾不起蓋其才甚富其志甚
遠庶幾見於事功而有以自暴於世矣而天不假年
不克盡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爲其所賴以傳
世者獨其詩而已嗚呼君子之傳世不必同也或見
於文辭或著於事功要其所以自致者何如耳若季
子兄弟雖出處有不侔然其于詩皆能自致于不朽

豈其託諸文辭者猶其施諸事功也歟季子平生所
爲詩亡慮百千篇荐罹兵革藁軼不存塗君得十一
於千百僅僅若是與余言而深惜之余以謂文章所
爲傳世者以其精不以其多也古之人嘗託片言半
簡而傳矣使季子之詩皆可傳也則雖此三卷不啻
足矣而又奚惜哉獨憶予年廿七八時在京師季子
不鄙其晚出也言於丞相太原賀公曰宰相安可失
此人會余南還且世亂聲迹遂不相聞及今十有五
年而季子死久矣然則季子之知余甚厚而余言固

何足爲其重輕也姑述其志行之大略序諸卷首俾
讀其詩者知其人焉爾顯民之詩有武威余公闕臨
川危公素所爲序論次已詳以其宜互見也茲故反
覆併著之

廬山遊記序

匡廬奇秀甲天下昔有是言也歲丙午秋余自左史
補外佐郡南康而郡實治廬山之陽然自十五年來
兵燹荐罹凡山水名勝之窟皆爲荆棘虎狼之區人
迹所通僅一二數而已暇日往遊焉遊輒紀之以文

卷二
三
藏板
蓋以慨人生之如寄而勝踐之不多遇也

朱元會文集序

君子之於文止於理而已矣是故理明則氣充而辭
達氣也者理之寓也辭也者理之載也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至於浩然辭
至於達皆理之明致之也苟爲文者不明諸理而徒
欲驅駕以氣馳騁以辭氣有不餒而辭有不蹙者未
之有也故曰文以理爲主理明矣氣不求充而自充
辭不求達而自達而始足以言文矣大江之西近時

有大儒曰吳文正公其學主於理者也當時及門之士眾矣而獨金溪朱君元會爲高弟元會之學精敏閭博以明理爲本原講辨論議之際悉尊信其師說故其著於文也敷暢而淵厚譬之水焉自流而窮源木焉自本而及末莫不粲然而有章秩然而有序人見其氣之昌辭之達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理明故也江西之文如元會者不可以一二數矣元會諱夏其字元會一字好謙嘗以春秋中延祐丁巳鄉貢進士舉赴春官不合又兩遊京師皆無所就而歸益窮研

理學浮湛鄉里不復出江西部使者吳君當文正之
孫也以隱逸薦元會于朝不報至正壬辰盜起鄉邦
元會竟遇難以歿初金谿以文章名家者同時三人
焉危君大樸曾君子白及元會也危君以布衣入經
筵位至翰林學士承旨曾君起家進士仕爲翰林直
學士皆顯融當世而元會獨以隱約終是以君子讀
其文而悲其才之不用也元會之子復亨至正丙申
鄉貢進士能以文學世其家哀集遺文得若干卷屬
余序余不識元會而嘗內交危曾二君以故得元會

之詳且復亨之請尤厯故不讓而序之

練伯上詩序

大江之西近時言詩者三家曰文白范公德機文靖
虞公伯生文安揭公曼碩范公之詩圓粹而高妙虞
公之詩嚴峻而雅贍揭公之詩典雅而敦實皆卓然
名家者也繼而作者復有吾練君伯上焉伯上之詩
溫厚而豐麗足以紹其聲光而踵其軌轍者也其少
時所爲虞公蓋嘗序之公歿且二十年伯上近歲所
作不及見矣以故伯上復徵余爲之序余因序其後

曰古今詩道之變非一也氣運有升降而文章與之
爲盛衰蓋其來久矣三百篇勿論已漢以來蘇子卿
李少卿實作者之首此詩之始變也迨乎建安接魏
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相爲倡
和正始之間嵇阮又繼作詩道於是爲大盛此其再
變也自是以後正音稍微逮晉太康而中興陸士衡
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左太沖皆其稱首而陶
元亮天分獨高自其所得殆超建安而上之此又一
變也宋元嘉以還三謝顏鮑者作似復有漢魏風然

其間或傷藻刻而渾厚之意缺焉視太康不相及矣
齊永明而下其弊滋甚沈休文之拘於聲韻王元長
之局於褊迫江文通之過於摹擬陰子堅何仲言之
流於纖瑣徐孝穆庾子山之專於婉縟無復古雅音
矣此又一變也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
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溺
於久習頽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晉之端而陳
伯玉又力于復古此又一變也開元大厯杜子美出
乃上薄風雅下掩漢魏所謂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

宗風騷而友建安與杜相頡頏復有王摩詰韋應物
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
相高以及錢郎苗崔諸家比比而作旣而韓退之柳
宗元起于元和實方駕李杜而元微之白樂天杜牧
之劉夢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詩道之盛於是爲至
此又一變也然自大厯元和以降王建張籍賈浪仙
孟東野李長吉溫飛卿盧仝劉叉李商隱段成式雖
各自成家而或淪于怪或迫于險或窘于寒苦或流
于靡曼視開元遠不逮至其季年朱慶餘項子遷鄭

守愚杜彥夫吳子華輩悉纖弱鄙陋而無足觀矣此又一變也宋初仍晚唐之習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楊大年劉子儀皆將易其習而莫之革及歐陽永叔乃痛矯西崑之弊而蘇子美梅聖俞王禹玉石延年王介甫競以古學相尙元祐間蘇黃挺出而諸作幾廢矣此又一變也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刻范智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抑去唐爲已遠及乎淳祐咸淳之末莫不音促局而器苦窳無以議爲矣此

又一變也元初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樸而鮮辭致
至延祐天厯豐亨豫大之時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宏
元復初柳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諸君子出然
後詩道之盛幾跨唐而軼漢此又其一變也然至于
今未久也而氣運乖裂士習遽卑爭務粉繪縷刻以
相高効齊梁而不能及伯上於斯時獨不移于流俗
益肆其學而昌於詩藹然和平之音有融暢之工無
藻飾之態凡出處離合歡忻憂戚跌宕抑鬱之思無
不託於是焉此所以自成其家而無愧也余嘗聞之

楊公之言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也
黃公之言曰詩貴乎平實而流麗也嗟乎言詩之要
無易於此矣讀伯上之詩者合二公之言而求之則
其爲詩可得而識也伯上與予同官爲左右史相知
也厚故因序其詩而歷道古今詩道之變而與之商
略焉

金華俞氏家乘序

俞氏世爲吾婺衣冠家其先有仕錢氏爲戶部尙書
兼營田使諱公帛者自錢唐來遷義烏之鳳林鄉義

烏之有俞氏自尙書始尙書之孫處士諱諤又自鳳
林遷金華之孝順鎮金華之有俞氏又始於處士處
士生一子二孫皆儒而不顯至其曾孫八人有諱昌
言者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卒官左朝奉郎知
越之蕭山縣事而其族之仕宋者又自知縣始由是
八人者之子若孫入胄監領貢舉取科第而致名宦
者比比而是其他以文學行義著于鄉者尤不可以
悉數邦人榮其盛因稱之曰八宅俞氏俞氏之爲吾
發衣冠家可謂盛哉蓋自尙書而下及今十有六世

世有族譜以紀系序然一壞於宣和間之睦寇再壞於宋之亡國三壞於元祚之衰雖屢修而屢軼十四世孫慶懼愈久且益墜博考精求畫爲譜圖并哀彙墓記遺文及他雜述總爲十卷書成題曰俞氏家乘而屬序於予俞氏與吾王氏同出于鳳林皆以盛大著聞世之稱者一曰鳳林俞氏一曰鳳林王氏而其居里之名又各以姓表曰俞村里王村里云及俞氏再遷金華而吾之先亦徙縣東之沙谿兩姓之先後出處無不同焉者故世爲昏媾家至今益篤揆乎義

余宜序已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聖人所以序天倫繫
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漢魏以降宗法廢而門地
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
歟宋世言族譜者二家曰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而
二家之法厥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
氏之年表蘇氏則派聯系屬如禮家所爲宗圖者及
論其所爲同則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
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
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聖人敘

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道猶粲然於族譜見
之君子之有志於存禮者其忍置而弗講乎俞氏之
族遠矣其所爲愈遠而可考者以有譜存焉耳今慶
於亂離散軼之餘惓惓焉是書之修復盡合歐陽氏
蘇氏之法而兼有之四百年衣冠家世之盛何其詳
且備哉爰自頃歲天下多故士大夫家莫不苟簡以
廢禮而慶獨能于此加之意乎可謂知禮也已抑可
謂能世其家也已慶字大有博雅而好古敦義而有
文知名於時云

敏求錄序

卷二

三

藏板

求物者必於其所會於所會則易於求今夫市焉自金玉珠璣犀象以及布帛穀粟茶鹽藥石一凡適於用者靡所不有索其一物而其遠近彼此精粗美惡之不同者又莫不並蓄羅列以備求者之所需故隨所欲以往購焉鮮不獲吾所求者矣苟不求於所會而顧于其所產則凡適於用者既不可俱得而遠近彼此精粗美惡之不同者亦烏得備見以審所擇乎蓋吾於是知制度名物之猶然也夫以載籍之廣自

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註箋疏以及代史百家之述作
誠可謂博且廣矣凡制度名物之散見雜出乎其間
者豈得而易求乎然而將以究其本末考其同異則
不可謂難於求而弗之求也此類書所爲作也書之
有類其猶物之有市乎吾觀杜氏通典鄭氏通志之
屬書之類編者亡慮數十百家學者於制度名物誠
易於求矣夫孰知夫本末之有不符也同異之有不
合也而其難求抑又有甚焉者此吾與沈君敏求錄
之書所以有取也蓋君之是書雖不過襲儒先已成

之業而加之意而攷據之密本末無遺辨論之精同
異無舛其爲功則已多不特資後生小子場屋之用
博雅之君子或有取焉將不能外此而他求矣嗟夫
今人爲學談性命者窮高極深而不切於用工辭章
者矜奇衒巧而不復反諸本要之皆足爲學術之累
亦孰知制度名物乃聖人所以立天衷奠民極彌綸
世故而不能自己者苟於此而有得焉則成天下之
事業無難矣此吾所以有取於是書也書凡若干卷
自郊祀以後爲類凡若干

張仲簡詩序

吳郡張仲簡詩若干篇予爲之序曰文章與時高下
代有是言也三百篇尙矣秦漢以下詩莫盛於唐而
唐之詩始終蓋凡三變焉其始也承陳隋之餘風尙
浮靡而寡理致開元以後久於治平其言始一于雅
正唐之詩於斯爲盛及其末也世治旣衰日趨于卑
弱以至西崑之體作而變極矣由是觀之謂文章與
時高下而唐之詩始終凡三變豈非然哉然唐之盛
也李杜元白諸家制作各異而韋柳之詩又特以溫

麗靖深自成其家蓋由其才性有不同故其爲詩亦不同而當時治化之盛則未嘗不因是可見焉國家致治比隆三代其詩之盛實無媿於有唐重熙累洽抵今百年士之達而在上者莫不詠歌帝載肆爲瓌奇盛麗之詞以鳴國家之盛其居山林間者亦皆謳吟王化有憂深思遠之風不徒留連光景而已夫其達而在上則人所共知而山林之間人有弗及知者予獨於仲簡有徵焉仲簡之詩所謂溫麗靖深而類乎韋柳者也後之人讀其詩非唯知其人雖論其世

可也仲簡之鄉先生文昌于公謂爲有盛唐氣象嗟乎公之言豈欺我哉或曰詩者性情之發也夫發於情性則非有待于外也奈何一吟咏倡酬之際而直以爲有係於治化乎噫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心也而况于作者之詩哉昔人蓋有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者矣則詩之所見夫豈徒然而已哉

治政萬言書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竝相勳賢更新治政詔求

天下直言極諫若曰朝廷得失軍民利病許極言無
隱遐方之人凡所言事所在有司爲轉以聞於是朱
君屋方遊成均覩詔書而歎曰天子望治之意隆而
求治之心至矣凡有知於鳶飛魚躍之間者孰不鼓
舞而思以自効吾顧可默然而遂已乎則條天下之
事自朝廷以至于邊鄙自政理以及于財用所以矯
其弊而反其正者本末備陳綱紀畢舉其目凡二十
曰治政萬言書亦旣獻諸中書將轉聞于上同志之
士復圖有以廣其傳而屬禕序之禕讀是書而有感

夫時之難得也蓋自治古以還上有納言之君則下有盡言之士上下相成故太平之業可致也國家承平日久天子務以仁厚清淨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虛已盡下一歸於公議而不自用而二三大臣方相與同心僂力以圖天下之事故人有不言言無不納而有志之士有不知也知無不言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於戲朱君之書可無作乎其有不用而徒爲空言者乎是故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夫之言重於泰山昔者

漢文帝時天下若無事也而賈生之諫乃謂有可痛哭流涕太息者焉惟夫人皆以爲無事而賈生獨云然也故其言卒不用於當時方今天下若非有事而不可謂無事也其可痛哭流涕太息者蓋不無如賈生之所言朱君以天子諸生而言事於有事之日吾是以知其見用不徒爲空言也歟雖然賈生之策不用於文帝之時而主父偃之徒得其緒餘終施之武帝之世施於武帝之世孰與用於文帝之時之易也是以有志之士惟知時之難得而盡言至於言之而

不用用之而不及其時者則亦豈所能必也哉朱君
字仲端徽國文公六世孫

送羅傳道序

新安羅君傳道之宰山陽也三年于茲矣公卿大夫
士與凡將命南來者余輒問之曰今江淮間守令之
可稱者爲誰皆曰山陽令羅君其人無異辭者傳道
以考滿用例入覲余解其裝得詩文百十篇悉鴻生
駿人之所作歌頌美德以贈傳道者也於是益信向
之稱傳道者其言出于人心之公又知傳道之得此

於人人者皆其所自致非偶然也蓋傳道之先仕宋
累世爲名卿而鄂州之名尤著傳道生於文獻之家
好學有文材優器宏足以爲時用余辱與傳道定交
久故知傳道者如此以余之知傳道豈俟他人之言
而始信哉特以信夫是非議論之公有不可揜焉耳
傳道旣已見復以例還山陽余竊以謂傳道爲令旣
有循良名則宜舉而陟之使之充其操而大其施而
顧復局之於一邑使不得展焉何耶以余論之百里
之任亦難矣考之前史其以賢令獲登名簡冊者比

比而有若夫冒尊官都顯位碌碌無似而聲名泯沒者不可勝數以彼較此其得其失孰爲多乎余忝職太史氏有善必錄有如傳道政績之可采固將因其實而具書之矣雖然傳道之才非止百里者也由是加勉而益思以自致夫苟是非論議之公終不可揜則傳道之顯庸余又得計日而俟矣傳道之行國子先生李君克正率凡于友賦詩爲贈余固得序之於篇端

卷二

一

三

藏板

王忠文公集卷三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上京大宴詩序

至正九年夏五月天子時巡上京乃六月二十有八日大宴失刺斡爾朶越三日而竣事遵彝典也蓋自世祖皇帝統一區夏定都于燕復采古者兩京之制度關而北卽灤陽爲上都每歲大駕巡幸后宮諸闈宗藩戚畹宰執從寮百司庶府皆扈從以行旣駐蹕則張大宴所以昭等威均福慶合君臣之歡通上下

之情者也然而朝廷之禮主乎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遐邇之瞻視故凡預宴者必同冠服異鞍馬窮極華麗振耀儀采而後就列世因稱曰參馬宴又曰只孫宴參馬者俗言其馬飾之矜銜也只孫者譯言其服色之齊一也於戲盛哉豈非國家之茂憲昭代之偉觀歟列聖相承是遵是式肆今天子在位日久文恬武嬉禮順樂暢益用遊精太平潤色丕業於是彝典有光於前者矣然則鋪張揚厲形諸頌歌以焯其文物聲容之烜赫固有不可闕者此一時館閣諸

公賡唱之詩所爲作也故觀是詩足以驗今日太平
極治之象而人才之眾悉能鳴國家之盛以協治世
之音祖宗作人之效亦於斯見矣禕嘗於詩之小雅
如魚藻三章實天子宴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然
唯稱王在鎬京以樂飲安居他不復贊一辭者誠以
君德之盛非形容所能盡而樂飲安居非盛德其孰
能之今賡唱諸詩其所鋪張揚厲亦不過模寫瞻視
之所及而聖天子盛德之至垂拱無爲所以致今日
太平極治者隱然自見豈非小雅詩人之意歟顧禕

微賤不獲奔奏廁諸公之列竊推本作者之意以爲
詩序詩自宣文閣授經郎貢公爲倡賡者若干人總
凡若干首

送樂仲本序

至正戊子予與樂君仲本胥會京師於是仲本之齒
長七年而客京師已三年不以予爲後生末至辱相
與定交焉久之爲予言曰四明之定海其西二水焉
曰大澗小澗並流東入海小澗之上吾之所居也山
水之樂足以佚吾私吾將歸而益讀書以修吾業暇

則泳遊於小浹之間蓋達則期有以自見於世否則
樂天安命終焉而已爾吾之歸也子寧無有所言耶
予聞昔日新安朱氏象山陸氏一時並興皆以聖人
之道爲己任而其所學不能無異雖以鷺湖有會終
莫能絜其異以歸于同陸氏之傳爲慈湖楊簡氏絜
齋袁燮氏皆四明人故四明學者祖陸氏而宗楊袁
朱氏之學弗道也東發黃震氏果齋史蒙卿氏者出
而後朱氏之學始行于四明黃氏得於朱氏之遺書
而史氏傳於湖南大陽先生岳小陽先生枋二陽氏

傳於蜀人晏淵氏而晏氏實朱氏之高弟子也及今
國家建學立師設科取士一用朱氏說天下學者咸
推朱氏爲大宗而四明陸氏之學莫或講矣仲本受
業於敬叔程先生而先生學於史氏者也承師之所
傳因時之所尙朱氏之學仲本蓋以致其力矣陸氏
之學向之所以祖而宗之者承傳之自故未泯也仲
本可不兼致其力耶先儒以謂陸氏主於尊德性朱
氏主於道問學然尊德性道問學未始可以偏廢此
臨川吳氏學基學統之篇所由作也會而同之顧真

知允蹈何如爾予於仲本寧無望乎仲本識明而行
果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不以得失累其心觀其出處
之際可知矣故其歸也予竊致其愛助之私欲已於
言未能也抑予圖以自淑其身之不暇而顧爲仲本
言之者知之深故望之厚而言之至爾仲本其亦以
予言爲弗畔矣夫

送顧仲明序

永嘉顧君仲明由蘭亭書院山長考滿來赴選集
師調常熟州教授其南還也士大夫咸餞之以詩

予爲之序予聞古之言學術者必尙論其師友之淵源本乎師友之說以求先王之道故能信而不悖質而能通其業易成而術易行也永嘉東南名郡也山川峻清偉人間出在宋世號稱六藝文章之府許景行氏周行己氏皆登程子之門而載伊洛之道於東南南渡以還言性理之學者故宗永嘉而鄭景望氏實承之然當其時薛士龍氏之學復自成一家其說詳於古今之經制以謂自周季絕學先王制作之原晦而弗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氏河汾

之所講論千餘年間端緒僅或一見及二程子張子
作相與發揮本末精粗綱紀悉備而後之傳者莫得
其要於是發憤覃思深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
寡陋之法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必審其故實研
索不遺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自薛氏一再傳
爲陳君舉氏葉正則氏戴少望氏而陳氏尤精密討
論經史貫穿百氏年經月緯晝驗夜索一事一物咸
稽於極上下千載珠貫而絲組之綜理當世之務於
治道可以興滯而補弊復古而至道條畫本末粲如

也此所以永嘉經制之學要在彌綸以通世變操術
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植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
論者顧謂其說不皆本於性命以故近時學者一切
黨同伐異唯徇世取寵之爲務其學遂廢而不講而
不知穿鑿性命窮高極遠徒驚於空言其將何以涉
事耦變以適世用哉嗚呼永嘉之學可弗講乎君生
長是邦師友淵源之懿殆習聞而素講者也而君之
職則人之師也暢其師友所承傳者以淑諸人寧非
爲人師者之責乎君累爲教官凡所至得士譽人莫

不多其才而鮮或知其學術之所自故今茲之官常
熟也予不復以人之多君者爲君美竊取人所鮮知
者歷道其故爲告焉

送劉志伊序

至正九年禕在京師獲識宜春劉君志伊而內交焉
禕旣倦遊而歸志伊尋亦南還將以采選天下之文
章復相見於錢唐十一年十月也旣會且別禕於是
慨然爲之言曰古者天子巡守則諸侯各陳其國之
詩以考政治之美惡而輜軒之使又行天下采詩以

觀風今也不惟諸侯不復陳詩而輜軒之使亦不復行韋布之士如吾志伊顧汲汲以采選天下文章爲己任圖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若志伊者不亦有志之士哉蓋禕聞之文章之在天下非一人之所爲也散見而雜出博聚而廣藏求之蓋甚難也夫其人之顯而在上者其文章固亦顯而易求故國朝文類之作真定蘇公采之頗悉若夫山林岩穴之士文章雖工人或鮮知之知之鮮則不能以盡求求之不盡則人將有不公之論矣此昔人所以

有難於此也抑采之非難也而選之爲尤難是故漢
以下有文選唐文粹梁昭明姚鉉皆以後人選前代
之作東萊呂公之于宋文鑑亦僅止於宋南渡之前
而鮮有以時人選當世之文章者以時人選當世之
文章則惟蘇公之於文類而已是故前代之是非易
定一時之取舍難專以昔人之所難而志伊且將繼
文類而有作焉則吾志伊謂之有志之士豈不信然
哉雖然文章經國之大業也昔之論世者以此識氣
運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才器之遠近猶所謂見禮

聞樂而知德政者也有志之士采而選之惟圖以彰
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至於采之不能
皆遍選之不能皆當亦將無如之何矣此禱於志伊
之別所以重有慨也志伊之別也錢唐之士大夫咸
分韻賦詩以餞之禱不佞輒繼作者之後道所願言
者書以爲志伊贈

麟溪集序

婺之浦江縣東三十里其地曰白麟溪鄭氏之居在
焉鄭氏合族而居者今九世朝廷援著令旌表其門

曰孝義鄭氏之門而復其役於是時之元夫鉅子髦士駿生莫不爲之感歎而歆羨或形諸詩以道其美或著於文以紀其實月累歲積所得旣多其家長大和懼夫久而至於散逸也爰裒輯而彙次之詩爲樂府古近體若干首凡十卷文爲碑頌序跋記辭銘誌雜著若干首凡十有二卷總爲一書因所居地名之曰麟溪集吾卽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也夫唐虞二代之世盛矣唯其教之旣明化之旣成故當其時民俗之善至于比屋可封可不

謂之盛歟然稽之載籍旌其門閭唐虞之時則然而表厥宅里見於成周之世夫其民俗旣無不善矣而於其閒假夫旌表焉者所謂樹之風聲使民不懈于爲善也國家敦教崇化承平日久田里之民安於無事而習於爲善如鄭氏能以孝義著聞蒙被旌表若此不猶唐虞三代之民而加以唐虞三代之令典歟吾故卽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也昔日周之尹氏以天子大夫故五葉不別食會食數千人而春秋書尹氏以志世卿其能與周同盛

衰者有家法以維持之也今鄭氏非卿大夫家而合族乃至於九世可謂難矣況其家法之維持可藉以永久弗替引之雖百世可至宜乎使人嗟歎之不足而形於詩稱述之不置而著於文積累之多而後之作者固未已也是故詩之召南咏歌南國民俗之美必推本於文王之躬化而前史所纂孝友等傳亦以彰顯當世風化之所致故吾以謂卽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豈非然哉嗚呼天衷民彝夫人之所同然者也是書苟出而廣傳之將使

爲善者益知所勸而孝義之未至者亦感發而興起
其有補於世教甚大寧獨俾其子孫之不隕而已乎
大和字順卿鄉里尊稱之曰貞和先生實生五百有
二十二甲子屬予爲序者先生之從子欽能承其家
者也

經筵錄後序

今天子以上智之資誠明並至動合天運優入聖域
臨御日久將遂躋斯世於靖嘉而猶迪文是先典學
爲務乃至正更化之始薦開經筵博延儒流敷繹古

藝所以廣資政理參求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維
是經筵之設國之楸憲其事體之重既領以丞相常
宰執侍從必由妙簡得預勸講至於講文則視成於
檢討檢討則具稿譯畢白於丞相及諸講官眾論允
合然後進焉故檢討者其秩雖輕所職甚近皆以布
衣自廟堂公選爲之士之爲之者因得以聖賢仁義
禮樂之道古今治忽成敗之故徹聞當宁而寤主意
於片言誠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浦陽鄭仲舒之爲檢
討也哀其所進講文爲一編曰經筵錄總如干篇故

事講文月凡三進每奏一篇天子旣以置諸左右比
三歲又總每月所進爲錄以獻以備乙夜之覽鄭君
是編蓋錄其副而藏于私家其各篇之首悉記日月
與天子宴問之所講官奏對之名者謹其事也昔者
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初若
爲學者設也及漢董仲舒舉以告武帝於是有以知
帝王之學亦不外是焉今觀經筵文剖析精詳陳述
曉暢其實類乎唐人之粹擷經史之旨則切其法倣

乎宋儒之大學衍義而詞尤直而其大要不過以尊聞行知
知有望於吾君誠以聞之則必尊聞而不尊猶不聞也知
之則必行知而不行猶不知也然則今日天子之盛德宏
業高明光大而成帝王之治者豈非聞而能尊知而能行
而加之意乎嗚呼觀乎是編而文儒啓沃之功聖學緝熙
之效以及國家一代之典故皆可見矣竊惟孔子贊易序
卦居末敢卽斯義序其略以繫諸末簡云

送分水達魯花赤之官序

高昌明理不花君惟一由休寧主簿擢江浙行中書掾考

滿除達魯花赤於建德之分水將之官賢大夫士凡內交
於君者皆爲詩歌以餞予爲序其首簡曰天下郡縣之凋
敝莫甚於今日而今日國家於守令之選亦可謂重矣此
歲用大臣議首嚴保薦之法賞罰黜陟既定著爲令繼申
督攝之制而郡縣上下之相統政理之相成而不紊者益
加密焉嗚呼若之何而凋郡敝縣猶不加少循吏之效曾
不加多也大抵今之爲民牧者其失有二好名者過於爲
苟祿者憚於爲過於爲者則拂民情憚於爲者則遏民志
情之拂而不安志之遏而不遂也此民所以不得職政理

所以乖戾而不成也故夫善治民者不過使民各得其所願而已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所謂民之父母嗚呼治民之道蓋無以加於是矣予聞君之官休寧也正經界均賦役興學校平物估能與民同其好惡民甚德之其才可謂長于治民者也今爲分水吾知他日言循吏之效者必於分水見之矣且君讀書爲學有年于茲善論古今識本末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才固不特長於治民方今聖天子勵精圖治視民如傷而賢宰相不次用人以修舉廢墜

君姑盡心於職分之當爲夫苟美績昭彰令聞顯著
其有不見大用者乎雖然西漢循吏見於傳者止六
人黃霸丞相也班固以其長於治民特傳之循吏吾
又知君他日雖見大用而史氏之傳循吏者其必不
遺於君矣其必有以取於君矣夫

送申巡檢之官序

至正十一年海內多故天子命勲舊大臣行中書以
鎮外服且以爲去朝廷遠事有機速不可律於常制
稟命而行凡軍旅錢糧銓選之事一聽其便宜行之

蓋今行中書其位尊任重視古方岳而江浙尤地大
物眾所統列郡三十有二賜履所及不啻數千里矣
未幾而事變愈亟雖以列郡之事猶不能盡出於行
中書所在牧守往往自擇人以爲用而行中書亦視
其可者輒聽之而不違嗚呼天下不幸而有故將撥
亂以反正則行變以從權誠勢所必至然有志於當
世者固未嘗不深憂於此焉婺與處爲鄰郡比者行
中書實承制用婺之同知總管府事黃公遷守于處
而吾婺人申君觀遠常受知於公辟爲屬縣遂昌之

巡檢觀遠識優而行敏用其尊父之廕已再任筦庫
巡檢乃其資所應得方待選於行中書而未及署黃
公用之於是有人之明而無越授之失矣觀遠將
之官其友王禕語之曰嗟乎今日天下所以多故而
弗靖者非以寇盜之繁劇乎盜之生也猶火之始然
始之弗戢遂至於燎原而不可遏今子之職職乎求
盜者也善求盜者能於其始而襲之故事易而人不
擾以子之能其必有以盡乎職矣官無崇卑苟皆盡
乎職焉天下之事其變亦豈終不可圖也哉雖然子

之職止於求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牧守也稽之前史若龔遂渤海之政是已吾聞黃公有牧守之才其爲政務以德化人庶幾有以使人不爲盜而求盜之職又能用吾觀遠若人焉將見環處之境田里晏然雞犬不驚無異乎承平之日矣觀遠是行吾蓋竊有望焉而於世故因又慨然重有感也婺之士大夫凡與觀遠交者咸謂非言不足以爲贈爰相與作爲歌詩予乃道今日之故及所以語觀遠者序之於首簡

贈醫師張君序

古之言良醫者出於秦爲多春秋內外傳所載若醫和醫緩以及尸子所稱醫均者皆在秦以良醫名和能察育上膏下而知疾之不可爲緩能辨六氣五味五色五聲六疾而知疾之所由致而非止此也和之對晉大夫也以謂可以醫及國家而緩於晉侯謂其良人將死天命不佑則其思慮之所及固又不止湯熨鍼石之際而已一則曰良醫二則曰良醫皆於秦乎出謂之秦多醫豈不信然以予觀之今之良醫蓋

其多莫逾於中吳矣夫豈以吳地富饒人鮮輕身重財故挾是術者趨之恒多歟將習俗之盛淵源之傳有所自也然吳醫之多予固未嘗敢以淺中窺之而求夫庶幾於古良醫者張君志行殆其人焉志行之良於醫夫人之所知也而夫人之所不能知者吾意非志行不足以盡之夫所貴乎醫者以其能以意爲之也靈樞素問諸書遺說昭然固在所必守而人之疾病有萬不同若夫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府之虛實以合經緯血氣之

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者必於脈見之唐許
胤宗謂脈之妙處不可傳唯思慮精則得之又曰吾
意所解口不能宣也由胤宗之言觀之則脈之不可
易審必矣和緩之能知疾不可爲與疾之所由致而
其思慮所及不止於湯熨鍼石之際者夫豈外是而
他求乎然則志行其殆知審於脈者乎不然何其術
之良而人稱之者之眾矣是故人之稱志行知其術
之良而予知志行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郡人秦文
剛君子人也嘗得疾志行治之隨愈秦君因求予文

以道其美夫志行之術之所施其效不止於秦君而
秦君獨得之之深者非志行則莫之能爲其疾也吳
醫之良不止於志行而予輒樂道其美者因夫人之
稱信而術之良爲可書也使志行於是益精其思慮
而慎其術焉將見今世求良醫於吳者必求志行而
吳多良醫世亦將謂吾言有不妄矣

贈葛仲正序

友人陳舜道爲予言吾往年留吳門得疾傷寒他醫
莫能治病勢向劇有太常者吾所厚也爲致葛仲正

來視以其術治之疾旋愈吾旣感劉君之愛我且念
葛君爲術之良非言以彰之則無以著吾私子能言
者幸爲我一言之予觀近時言醫者莫盛於中吳而
中吳世業醫者莫盛於葛氏葛氏之醫其術善於推
五運六氣之盛衰以審病證而定治法此仲正之術
所以異於人人也蓋仲正之諸父曰恒齋者嘗自著
書其說以謂醫當視時之盛衰而爲損益劉守真張
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
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絜古李

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其爲說如此可謂能明夫氣運之變而通于陰陽之化者矣嗟乎醫之爲術至於劉李諸君子出而藝極矣以予觀乎其書其言甚明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簡而近其取驗也速而著而其要在使人觀形察脈求病之所始以施其術而不膠於一定之古方蓋無非推明所謂五運六氣之說今其書大行於世學者非其術弗道也而葛氏之傳獨得其要

如此以仲正有得於承傳之素推其家之遺書以博極乎諸君子之書其術之良而有異乎人人也固宜矣仲正之季曰可久於其術尤精予嘗與爲友以故因得識仲正而仲正之諸子業其術者復彬彬焉嗟乎葛氏之盛固未艾也

送湯子誠序

溧陽湯君子誠所謂有用之材者也湯爲鄉之大姓衣冠詩禮相繼不絕而子誠蚤以材自見用御史舉試吏郡府海道漕府復推擇爲屬掾今以累考當陞

而浙東帥閩遂以文章來辟子誠其宦業之隆蓋兆
於此矣予聞士子懷抱利器者非遇蟠根錯節無以
自試其材之有用今子誠至浙東予謂以浙東之事
言之浙東地瀕鉅海在異時沿海嘗設制置之司其
事權爲甚重而所統領者皆水軍夫海之爲物險矣
而軍之習於海戰者爲不易能非素教而積練之鮮
有不取敗於臨時者今之帥閩實兼兵民之寄非兩
有文武之材莫宜居之其事權視昔爲尤重而所統
領者乃無復有所謂水軍者焉是以一旦海寇竊發

莫之能禦至廛天子親命大臣招安而與之官寇心
無厭顧以我爲無備以禦之未幾輒復叛朝廷務全
大體於是命再下而官益加夫招安而至於再三則
威重或者爲已褻而不圖有以豫防之則愚頑無知
尋服尋叛其爲患吾未知其所終也故今日浙東之
患莫苦於海寇而禦之之策莫亟於復水軍蓋寇盜
之生治世所不能免顧所以豫防之者何如耳今子
誠以有用之材而又往往爲上官所見信夫唯不信
信必行之故吾願子誠有所建明益以自試其材之

有用若夫區區簿書文墨之爲事而徒累歲積月爲
出身計者斯固眾人之所爲而非吾黨所望於子誠
也嗟乎舉浙東之事爲子誠言之而知今日天下之
事可言者多矣子誠尙亦有慨於予言乎

送葉子中序

禕至正七年至京師與葉君子中最善旣別六載與
子中再會錢唐則子中以太夫人之喪旣葬將復還
京師因泣然爲禕言曰子愛我者凡我平生子未必
盡吾知也吾之生也十有六年吾父方受命知賀州

而遽棄諸孤吾於是始刻志於學出遊郡庠余公德
撝陳公眾仲先後爲提學皆謂進之故能頗知嚮方
思有所樹立然自吾祖文簡公之告老也所被賜田
宅寶貨悉表還于朝家無留貲而吾父又蚤世賴吾
母扶樹門戶不以鹽米細故累吾身遂至京師得用
薦者入國學爲諸生亦旣滿年積分及優等將用例
釋褐取榮名歸爲吾母壽而吾母不及待矣吾匍匐
南奔而吾父之殯猶在錢唐及是皆奉以祔于富陽
吾祖之兆域已畢大事此吾之邁禍而憂艱也重念

吾祖之薨垂六十載而褒崇之典闕焉曩者力請于
朝賴天子明聖故舊不遺贈諡有加庶幾哀榮終始
矣而墓隧之碑猶未有刻吾將由是復有請焉子愛
我者其能不言於吾行乎禕爲之言曰古之聖賢未
有不由患難而致乎光顯者蓋不如是無以成其德
而致其用也聖賢遠矣試卽文簡公而論之公在宋
季爲京學諸生時宰方專權誤國輒率同舍上書斥
其罪寧被竄逐而無悔及世祖旣取江南首見錄用
自布衣爲提學尙書省立則拜右丞法度紀綱多其

所更定遂爲一代之名臣矣是其始之患難乃其終
之所以光顯也今子所謂遘禍而憂艱者孰與爾祖
則後日之光顯夫豈基於今日耶凡木之可爲梁棟
者鮮不久之以歲年飶之以霜雪而後全其材夫人
亦若是而已耳是故身愈詘則德之成也固事愈歷
則用之致也宏視夫躁進妄求汲汲得之而力有不
勝因以取敗者其相去爲何如也吾觀諸易有處困
而亨之道焉夫困人之所不免處之以亨所以不終
困也然則子中今日之所處其殆困而能亨者乎子